

珂

雪

叅

前

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九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文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論

會試

善全其心體者必無累其心者也夫心體本自無累而能所之情境相偶而至心始不能不受其柴棘順之喜衡之怒頃刻而吸取震撼之者萬狀而其中之虛明者光魄已虧則其累已甚

王 卷之二
思釋其累者欲遣之而遣之卽爲病皆非真能
事心者也真能事心者非逆之非順之非閉之
非縱之悟其心之體以守其心之常使紛紛者
皆有去來我以心郵之而不爲之囊橐若游雲
幻霞偶一輪囷而立散然後我之心體脫然無
累而靜虛靈惺者如故一切作用直肖心而出
之而性術之功業始見于天下則非聖人安歸
盖人之心原與聖人一也皆泊乎無累者也而
所以累之者有以繫焉故也繫焉者留而不去

之謂也澄潭之印月也月有往來而潭如故明
鏡之照影也影有往來而鏡如故目有留色不
見泰山耳有留聲不聞迅雷鼻若留香不能傳
香口若留味不能傳味是數者無不以有所繫
焉而失其常而何疑于心心之不可着一物也
久矣情與境無非物也情與境之物一入于心
而不去膠膠乎擾擾乎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
而蔽地而心始凝而爲有乃所以凝而爲有者
亦不越喜與怒兩端喜者毗于陽者也怒者毗

于陰者也毗陽之在心杪忽耳繫之能爲愛爲
注爲癡爲狂其在在上者以好行其權能爲無端
之褻羨沒入之沉酣大之能假涎涎之燕尾以
寵能借封豕長蛇以權能予恒思之捍少年以
神能進金虎于膝能倒授太阿于人而不自覺
則皆自一念之好始而毗陰之在心亦杪忽耳
繫之能爲憎爲詆爲劍戟戈矛其在在上者以怒
行其權能爲無端之水災無方之震疊大之能
使金版出而玉馬馳夷羊牧而蜚鴻遁能使貫

索不耀千里炊骨疆場血膏草野而天下脊脊
不安則皆自一念之怒始此非一念之喜怒能
至此極也惟繫之焉故也夫常人之繫于喜怒
也生平無纖毫事心之功而聽其磨戛不休以
未常有之喜怒取之着之如嬰兒見鏡中之相
而索之背也如蠶作繭以自縛虫赴燈以自爛
是執有之累也而外道者流又欲一切取而空
之執一物不有之體而窒其萬物不礙之用必
欲墮肢黜體塞念杜機慮于心竟不交之地以

初安其心芽爍種焚亦終于繫其心而已矣惟
聖人于此有妙訣焉非縱非執而密調之以不
繫存其心爲至夷至常之心凡可喜可怒之事
付之以可喜可怒之理而此中無盤結之根株
繫何從有喜怒未至也旣未至矣安得繫喜怒
已去也旣已去矣安得繫喜怒正相值也相值
者境也非我也安得繫一無所繫之衷泊然耳
泯然無寄耳若上天之于百昌潤之以雨露而
非有心喜震之以雷霆而非有心怒若慈母之

于愛子有時撫摩之而非有心喜有時朴秩之而非有心怒舉凡一切喜怒之觸入其中而能出若火蠶之統入火而火不焚若出水之花入水而水不濡若虛舟若飄瓦若風聲之起于蘋末而自成宮商若煙嵐之市于山端而偶成朱紫也可以卽喜爲喜卽怒爲怒可以變喜爲怒變怒爲喜可以喜歸無喜怒歸無怒卽情而性卽動而靜卽已發而未發卽日用常行而先天未畫其性術如是而措之天下國家喜而天下

皆春怒而天下皆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其虛
明之事業何如而孰非此不繫者根之也哉昔
者舜以天下授禹而非喜之也以崇山幽都待
四凶而非怒之也彼其得之精一執中者微矣
三代而下之賢主如漢文寵鄧通而受新垣之
詐爲喜之情所繫光武誅指天畫地之臣唐太
宗有仆碑停婚之失爲怒之情所繫此豈數君
質未足哉不學之過也學之如何悟以開之而
見此心敬以凝之而護此心心之本體出而常

自保任然後情習無力而天下之大可喜大可怒者不待遣之而自不繫矣此入聖之真脈絡也有志于聖人者勉之

主術

帝王之行與韋布異不在小善也惟能捺天下之大權而能擇人以爲輔則天下治矣然惟剛能捺權而惟明能知人剛而明者上也柔而明者次也剛之分數什七而明之分數什三猶可以治天下若柔之分數什七而明之分數什三

則必至于大權去而天下之勢不能張故人主
與其柔寧剛也何者自古人主而柔未有不授
其柄于宦官妃后小人者也卽有恭儉美德亦
無與于天下之治亂安危而安所用之江南大
室內有豪奴悍僕外有訐侮侵奪其子孫若能
剛毅自立者猶可以保其家世設厭厭慈祥則
四分五裂之禍立至而况于搯天下之大器無
所以震撼悚動之而可以植基不搖者乎昔者
殷人先罰而後賞故天下一家周人先賞而後

罰故數傳不振齊用剛而國勢常張魯用柔而
政出多門自漢以降開創之主固多剛柔互用
而要之其興也多以剛其敗也多以柔漢之高
帝剛明之主也雖號稱寬大而賞罰必信天下
既定誅三大臣以一國權則猶之乎用剛也文
帝較柔明矣而遷淮南誅薄昭殺新垣平又何
斷也故昌言謂文帝以嚴致平則亦猶之乎用
剛也景帝近刻而天下治武帝近殘雖起大兵
大獄而明能知人剛能捺柄而天下亦不亂宣

王... 卷... 帝總綜名實用法令而天下亦治自此以後槩多柔主而漢業衰矣元帝柔焉而權歸恭顯成帝柔焉而權內歸趙氏外歸王鳳哀帝柔焉而權歸丁傅平帝幼柔王莽遂以移漢而漢亡由此觀之前漢皆興于剛而敗于柔者也光武剛柔相濟而政治精明黜三公用臺閣亦用剛斷焉明帝用剛雖號爲苛察而天下大治自此後概多柔主而漢業又衰矣章帝柔焉而權歸竇憲和帝柔焉雖誅竇憲而權歸鄭衆等安帝柔

焉而權歸鄧后順帝柔焉而權歸梁冀桓帝柔
焉而權歸左涸天等靈帝柔焉而權歸曹節王
甫董卓用而漢亡由此觀之後漢皆興于剛而
敗于柔者也唐太宗以剛明治天下大權一賢
人用而天下治自高宗柔暗而權歸武后玄宗
柔暗而權歸李林甫楊國忠肅宗柔暗而權歸
張后李輔國魚朝恩代宗柔暗而權歸魚朝恩
元載德宗柔暗而權歸盧杞順宗柔暗而權歸
王叔文八司馬惟憲宗用剛而任杜黃裳以法

制裁強鎮而天下粗安惟武宗用剛而任李德裕以兵威誅強鎮而天下粗安惟宣宗用剛以威攝奄豎復河湟而天下粗安若穆宗柔而志欲銷兵再失河朔文宗柔而受制家奴懿僖昭之世權歸北司羣盜乘之而唐亡唐之亡亡于柔也宋之開國多從忠厚太祖太宗之時雖大阿在握明賢在朝不失剛明之略而其氣象亦少柔矣真宗柔焉而留契丹之害仁宗仁明雖成四十二年之太平而議論日多國體漸輕英

宗柔而權幾歸母后神宗柔而權竟歸安石哲
宗柔而權歸熙寧之小人徽欽柔暗遂至北轅
高宗柔而權歸秦檜寧宗柔而權歸史彌遠光
宗柔而受制悍婦權歸韓侂胄理度二宗柔而
權歸賈似道夷狄乘之而宋亡宋之亡亡于柔
也然則自古今以來剛柔相去之效不昭然可
睹哉其用剛而不正者雖以魏武之狙詐猶能
以誅殺驅虜一時雖以武則天之淫虐猶能以
積威收其權而成中外臂指之勢也至于柔懦

之主豈必有大過哉其禮下愛民或英雄之主
所不能爲而率奄奄然抱神器以予人而已矣
故曰柔非聖人不能用也箕子陳三德之疇而
後專以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爲言明人主所
重尤在剛克以操大權耳子產之論治也右寬
諸葛王猛之治國也用嚴其深探治本者夫予
觀世傳譚主術則重仁柔而誦剛故悉論之

名教鬼神

名者所以教中人也何也人者情慾之聚也任

其情慾則悖理篋義靡所不爲聖人知夫不待
教而善者上智也待刑而懲者下愚也其在
中人之性情慾之念雖重而好名之念尤重故借
名以教之以爲如此則犯清議如彼則得美名
使之有所懼焉而不敢爲有所慕焉而不得不
爲今夫剃髮嬰兒之所苦也然而慈母誘之曰
兒甚慧肯剃髮不似某兒痴不剃髮嬰兒喜乃
忍痛而聽母剃也餅餌嬰兒之所欲也然而慈
母誘之曰兒甚慧能節食不似某兒不節食兒

又喜乃竟不食也何也好名者人性也聖人知
好名之心足以奪人所甚欲而能勉其所大不
欲故嬰兒乎天下而以名誘此名教之所由設
也悉達之生也無不達也彼深知死生之情狀
而因果之說興謂今生無一事非前之果今生
無一事非後之因爲善有利以有善果也爲惡
無利以有惡果也使人歆善果而樂爲善懼惡
果而不爲惡譬如農夫熟知夫敗谷之不可爲
嘉禾而不復以之布種此釋因果之說所以起

也兩者皆聖人所以教天下者也然予以爲遵
名教者其道屬外屬人惟其屬外屬人則或脩
之于共見共聞而壞之于不見不聞飾之于稠
人廣衆而違之于暗室屋漏故吾常見夫遵名
教者徃徃其中多假人也非樂假也真未必得
名而假有名也若信因臬者不然其道屬內屬
鬼神一事之失也人不見而鬼神見之一念之
差也人不知而鬼神知之憑信夫已之心地而
求慊于內之獨覺自作自受無與人爲有種有

收皆緣已力故信因果者未有不真者也以勢
不得不真也然則名教之弊流而爲僞因果之
教無往不真是以因果教人之益百倍于名教
教人之益也宋之大儒闢釋氏之遺棄可矣至
于因果則斷斷乎其不爽也而闢之何歟原其
所以闢因果者皆始于不信鬼神而其所以不
信鬼神者則以其渺茫不可必知夫鬼神之爲
德孔子則嘗稱之矣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
察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夫人上而何以有高

天覆之下何以有厚地載之皆大鬼神也朝而
走一大龙于東暮而走一大龙于西光明昭耀
豈頑然一物而無知者歟皆大鬼神也雷霆吼
怒時時下而擊人皆大鬼神也五嶽峙立四海
奔流皆大鬼神也吾乃不知世間之人頭所戴
者鬼神足所履者鬼神耳目所見聞者鬼神竟
無一刻離而乃以爲荒唐幽渺之說其愚亦極
矣有晝則有夜有明則有幽有人則有鬼神有
鬼神則有因果故因果之報前生後生之說不

獨西方之書稗官小史之言卽今正史之中昭
昭不爽與夫耳所聞目所見亦已多矣而安得
不信故使人人信鬼神則信因果矣信因果則
天下多真君子矣小人有所憚而不敢僞君子
有所樂而不僞禮樂刑政皆爲虛器而天下治
矣何必名教也今夫中庸一書所以揀名教之
弊也彼見世之爲君子者皆虛僞而不誠的然
而日亡也故教之戒慎不睹恐思不聞教之慎
獨 教之潛教之以冥力于人所不見教之不

愧屋漏教之篤恭教之無聲無臭而總而歸之
至誠蓋誠與僞對者也然使人深信鬼神則不
敢僞矣則欲人之誠也慎無以鬼神爲妄誕而
斷天下之善根哉

人心

昔常治而今常亂者何也昔之時常有實心任
事之人凡有利于國家而無益于身名者皆扞
然爲之而不顧下至州縣小吏各有實政以及
於民故天下治後之人苟且草率飄飄然視其

官如一宿郵亭惟恐其去之不亟職業曠廢而天下亂然則昔常治而今常亂者以昔人任事而今人不任事也夫昔人任事而今人不任事者又何也昔人忠厚古朴安分守職盡公以及其私無非分願外之想故能真實任事今人心漸慧術漸多急于表暴而緩于職業視古人之任事皆覺其甚呆甚痴而不爲也然則昔人任事而今人不任事者以昔人拙而今人巧也夫昔人拙而今人巧者又何也昔時上之人未常

察魚索癡而士大夫亦無脩名避罪之意不祖
尚小節則人可任其拙而不必矯僞不鈎據小
失則人可任其拙而不必逃躲其防之也不極
則其備之也不精其索之也不嚴則其藏之也
不深智竇有所鬱而未開機械有所閉而未熟
故天下多拙及至後世上所以伺察尋求者愈
工而下所以表見藏匿者愈精知世道之重小
廉曲謹也則借人品之局面以益破綻知世道
之嚴微疵小過也則極回互之俗情以逃物議

不用實而專用虛妙于趨尤妙于避故古之時
明白洞達非無貪者而貪不疑廉非無邪者而
邪不疑正故可以行吾黜陟用舍之權今之時
法雖密于牛毛而人深于九淵邪者貪者之用
術愈精止可以欺吾之耳目而正者清者之行
已或疎反至于遭吾之詬議如是而安得不巧
故昔人拙而今人巧者以昔之法尚疎而今之
法太密也法疎則或濶略于近者小者而脩飭
夫遠者大者法密則將濶略于遠者大者而脩

飭夫近者小者益至脩飭夫近者小者碎絮瑣屑而衰世之象見矣至于近日其巧極也而猶欲密其法以治之是猶失火者惡其不燃而以膏灌之也然則揀今日之弊毋過于寬大渾厚矣毋獎好名之士毋擴細微之失毋聽彼此搜尋之論然後人心漸安其拙人心漸安其拙則實心任事之人亦漸以出實心任事之人漸出而天下可治矣

論史

脩史之要有二一曰簡今夫遷固史略未若唐宋史之備也然今之人熟唐宋之史者百無一二而熟遷固之史者遍天下則何也漢史要約易誦而近代繁蕪不可讀也彼其人之有關於法戒者書之可若瑣瑣庸流何用書事之有關於理亂者書之可若米鹽襍事何用書卽有當書者然一句可明衍之爲一篇一字可明衍之爲數句是所謂亂草荒茅也且史之作也亦欲使後人誦而法之若繁蕪不可讀則人相與厭

而束之高閣又何用史故誠欲脩之非簡不可也二曰新益吾嘗讀遷固史矣其尋常鋪叙猶人耳至于重瞳創霸漢祖過沛荆聶意氣田竇風波游俠之慷慨貨殖之感忿以及燕啄皇孫霍易昌邑張趙吏績五王淫虐之屬雖百世而下其文詞猶如朝花之吐萼而寶劍之乍出于冶秀色精光炯然照人下迄王隱李延壽其風流韻致猶有存者人之面貌情性清狂雅癖猶能畫出及至近代千篇一律無一活語凡班馬

得意之處後世且笑以爲偏僻而敷衍纏冗混其風流瀟灑之跡盡爲酸人俗士之模本是西施寫作老嫗無惑乎書成而已陳陳若太倉粟矣夫惟新則美美則愛愛則傳則又安可不新而至于作史之人其所重如古所云三長者固不可少而尤重在識夫識者又所以運其才與學也昔人謂胡風侵于內地故歌曲皆胡予以謂胡之所染者淺矣宇宙之內自一染于理障之後然後人皆拘攣庸腐了無格外之見其論

甚狹而其眼甚隘其所取之人全是小廉小謹
之輩不然則揜襲回互毫無疵議之夫而至于
世之英雄豪傑出于常調超于形迹者乃射影
索瘢極其苛刻能于長中求人之短而不于短
中求人之長能見人于皮毛而不能洞人于骨
髓數百年內習氣相沿已入于人之膏肓故今
之時非無一二穎脫者而出口下筆俱是庸人
雷同和合之見使此輩執筆則有眼如盲盡收
平常緣飾之士而汰去迹相可疑之真人安能

于衆是之中而斷人非于衆非之中而得人是
哉則信乎非高識不可也而其史之所由成則
曰不專用官而用士今夫史局之官皆居清華
其陞遷無與于史之成否故其志易怠而又各
有他司及一切應酬之累不得專一若處士布
衣習于勞瘁史成冀望一官其心切而又無事
擾之故可以計歲而成而猶有至要者曰獨今
欲纂成一書而廣集衆人是非定于尊卑善惡
分于同異甲可乙否彼去此收紛紛攘攘何由

而成夫天下固自有有才有學有識之布衣而
世未有薦之者誠有人薦起而專以一代史付
之給秘府之奇書收天下之文集志乘予以廩
餼筆札使得自舉數十人以備採錄之用不過
三年而史可成矣卽不能如馬遷何至出班固
下乎雖然世道日隘人心日刻雖有成書必且
得罪其誰肯任之而史又當何時成耶卽苟且
成之亦宋史耳

明民

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夫非以民之可欺而欺之也正爲居上者毋急取所尚者明之以開天下之巧竇也何也凡上之所明者爲其美也當其始美者自美人不知其美也不美者自不笑人亦不知其不笑也彼之笑不笑者無心而自呈而我靜而聽之冥而觀之故玄黃易辨而我可行吾之彰瘡以鼓舞天下若皆知其美則美之竅開而天下不笑者亦借美以投我我本欲以明之而卽乘所明者以受其闇故曰上

重孝則割股廬墓者出矣上重儉則敝車羸馬者出矣上以中庸爲美而模稜回互者徧天下矣上以直節爲美而瞋目而語難者徧天下矣上以清廉爲美而柴車垢面挈壺餐以入官者徧天下矣况天下之名常集于巧其真者多無名而巧者必有名無名者寘之而有名者用之則真人不爲我用而假人散布天下如是則賢者少而不肖者多矣夫上之所以爲美者利害榮辱所從生焉凡人之黠慧而善計美者先已

知之彼特借我爲從入之門以求遂其欲而一
得志則故態畢露其毒且四出焉而不覺矣如
之何可輕示其意向以爲天下射也或曰此論
僞者耳若真者獎之用之何害曰凡天下之德
有之皆能爲用若偏執之皆能爲害故仁美德
也然仁之中義斷之禮文之智辨之信成之若
偏重仁一以慈祥爲主則有慈祥之利卽有慈
祥之害五德皆然是美之中原有不美者存故
清之君子流而爲刻直之君子流而爲訐彼皆

真君子也謂之非美德不可然其害已若此矣當其不以爲美也猶任其性之所出而已及其以爲美也則襍以有我之私而入之也愈深其所至也愈偏而皆足以害天下一人爲之而得名則衆人效之至于衆人效之則不肖其美而先肖其病矣衆人爲之而得名則後世效之至于後世效之則寫烏成馬而展轉差謬矣斲元氣而移國脉其移害人心世道豈有極耶或曰美之意向不宜以之明民則示以不美之意向

可乎曰不笑者人所競避焉特汗下者爲之原
不足以移天下之風氣惟夫笑者天下之所共
慕而高明者之所共趨且世道所觀望者上之
人及一二人賢人君子耳此處一移天下之人
心悉受其轉而不知害且移之國運可不謹哉
夫漢之節義宋之議論此皆君相不能自秘其
端以成末流之勢者也嗟乎非真知道者烏知
老子所言爲切骨之譚也歟

賞罰

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有善焉吾賞之有惡焉
吾罰之所以程行也常道也有功焉吾賞之而
生平之惡不盡論也有罪焉吾罰之而生平之
善不盡論也所以集事也小人而有功則賞之
如其功而駕馭之以濟吾用君子而有罪則罰
之如其罪而以禮行之若盤水加劍之類不至
于誦之辱之以存其廉恥而已矣功可以權于
賞而必不可不賞也罪可以權于罰而必不可
不罰也惟賞罰無章使天下借人品之非以議

其功而竊人品之是以薄其罰如是則天下何苦而必有功又何所憚而不爲罪雖在太平不可而况多事之時一呼吸而成敗頓異者乎宋時重人品凡有多欲之迹者雖大豪傑至于有大功弗是也凡飭無欲之形者雖大庸人至于大有罪弗非也以故天下之學士大夫其循一己之節也甚于圖天下之功操國是以遙制朝權而遂因之以爲賞罰小人從而乘之以至于亡是故重在人品故雖以開國之趙普却虜之

寇準濟時之呂夷簡其反危爲安之功朝家受其無窮之庇廕而當時猶不直之也曰人品未醇也呂好問策金兵之來護康王之難其功大矣賊退未寒而侍御史王賓急論之以去曰僞命之受于人品有礙也葉適建嘉王之議上堡塢之計保淮民之策其功大矣事未及成而中丞雷孝友急論之以去曰附韓侂胄于人品有礙也若夫王荆公執拘自是輕變國法遠君子信小人引用呂蔡遂禍社稷張德遠始不聽曲

端之計喪國家四十萬人終不聽史浩之謀妄
取山東國家人馬兵甲爲之一空而宋卒不振
以至于亡若此二人者其罪甚大卽誅之不爲
失刑而朝廷重之當時稱之如故也何也以其
人品是也夫宋之時何時也國勢已衰元氣已
微一呼吸則爲敗亡爲左衽此何時也而猶論
人品耶吾以爲若王張二人者可誅也卽不誅
而其罰固不容已也又况乎彼之所謂礙人品
者皆影響無根之譚而并議其大功彼之所謂

全人品者俱小信小諒之節而并薄其大罪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宜矣宋之亡也昔楚誅子玉惟其國憲森如所以霸世夫旣無必至之賞以鼓舞之又無必至之罰以振攝之故有功者無以自立而無功之小人乘其戮辱不至之故輕于任事而僨天下然則宋之所以亡者賞罰無章也賞罰無章者在士大夫重清議崇人品以持朝廷之權也嗟乎可以戒矣

用人

古今之法無全利無全害者夫大利大害之法
久之不見其利而見其害率不數傳而止惟有
一種常例之法無論巧拙皆能用之持之也若
無心而究竟歸于無毀無譽故久而可不變今
夫藏鈎之戲以卜度相角亦極易矣童子之戲
者以爲巧而不能于是三人者各認定數者三
而出以合之合之則爲勝彈碁打馬之戲其稍
難者概不傳惟骰子則至今行之何也取其無
心爲賞罰而可以平人之氣也予以謂世之取

人用人亦若是而已矣蓋古用人取人之法有
鄉舉有辟署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止科
目耳有九品官人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
止資格耳夫古之法皆格而不能行而獨科舉
資格存者豈法久弊生而此獨無弊歟非也科
舉之法乃宋學究科也士爲帖括糊名易字任
有司甲乙之卽有高才博古通今之儒而不及
格終身不得沾升斗之祿又時文爾雅不投有
司好尚相欹總歸沉滯及其雋者出官登朝與

文字分爲二途至于吏部資格叙遷起于後魏
崔亮而復行于唐之裴光庭所謂一吏在前勘
簿呼名而授之如數兵徒如籍麻竹庸老之所
樂而豪俊之所甚苦其法之不美至此而今惟
此爲獨存者何也取其出于無心而人無所用
其指摘也國家議論甚多檢舉甚苛故取一人
不必在得士也期免嫌疑而已矣推一人不必
在得才也期免嫌疑而已矣柄文者避嫌不極
雖所得士文如班馬行如曾閔而人不以爲是

也能避嫌則雖所得者盡是庸鄙瑣屑之流而人稱之矣銓選之避嫌也尤甚人有大才而破格用之人不以爲是也人本無才而循格用之人不以爲非也若曰必如是而後見我本無心一惟遵例則議論自不能生而相安于無毀無譽耳此法之所以久而不廢也然吾以謂天下之才誠非科舉之所能收士之有竒偉者誠不宜以資格拘之顧此皆非常之事而世無非常之人則相安于額例而已矣今使離科舉而行

聘薦彼主聘薦之人果具隻眼者耶銓選者破
格用人又果能辨之于未事之先否耶徒滋紛
紜無益也且天下無事常時也書生主衡常人
也以常人處常時而行常事亦可矣設有賢者
于此稍融通之而亦不必出于例之外也如斯
而已矣如斯而已矣

論性

性善之說千古未明以性善而習不善者非也
今孺子生而怒啼則多嗔見彩色而喜則多貪

等皆不善類也何待習以性之善不可見而情之善可見謂性本善者亦非也孺子雖知愛父母亦能捽父母長雖知敬兄長亦能凌兄長見食則爭見色則妬其善從第一念出其惡亦從第一念出也情亦何嘗善有謂義理之性善而氣質之性不善者亦非也天下無二性苟性中有氣質之性則性亦不得謂之善矣然則性善之說尚紛紛無定論也乃予則斷之曰論性者必以夫子之言合佛氏之言而後其說始明吾

求其明而已卽天下萬世我罪亦不惜也蓋人性之初未有不善者而習則有善有不善吾所謂習非一生之習也乃多生之習也多生習于善則善如多生習仁故生而慈祥多生習義故生而正直等是也多生習惡則惡如多生習不仁故生而刻薄多生習不義故生而邪曲等是也習之重者不可移善重而值惡習惡重而值善習亦不能遷也上知下愚是也習之輕者可移善輕而習于惡則惡惡輕而習于善則善無

不可遷也中人是也是善與惡皆習也卽易善
易惡亦習也于性何與性如太虛至善者也善
惡俱不得有善如慶雲惡如同雲皆生滅于天
體之中耳然則以何者爲性曰性不可言也姑
言之言其大則山河世界皆性中物也而指爲
一身之內者非也性如海也形色如漚也性之
大海旣結爲形色之一漚則一漚之中而全海
隱隱具焉但去漚之所以凝結者而海體可復
矣去其填塞此海者而虛去其鄣蔽此海者而

靈虛靈之性圓而全潮在我矣曰悟所以覺之也曰脩所以純之也皆所以復此無善無惡之體者也無善無惡者千萬世不化之性而有善有惡者千萬世相沿之習奈何以習之善爲性之善哉

論學

天下無止息之學吾所謂無止息者非一生也乃千生萬生以至于無終窮也世儒聞此語自宜河漢不知學止于一生則一轉盼之間而已

與草木同朽腐矣孔之忘食忘憂以至不知老
之將至不亦空勞也哉若無宿生後生則爲學
者反不如流連光景之人飲酒好色終日歡暢
爲得計也又何苦而作此寂寥生活也昔魯共
王欲毀孔子之宮聞金石絲竹之音而止夫孔
壁所藏特其遺言耳尚有鬼神呵護况以夫子
之精神至虛至靈合天地而竝日月乃竟窅窅
泯泯同于無知也耶難者曰聖人旣存卽今在
何處予曰不可以我輩不聞不見而遂斷爲無

也汝試觀此几下之蟻子其出入一穴則見聞止于一穴已不能周此一室矣况一室之外爲堂爲亭爲園乎園之外更有一大聚落乎聚落之外更有州縣州縣之外更有中國及夷狄乎人之在世與一蟻子等耳其所不見不聞者蓋亦多矣夫先聖後聖有來處卽有去處雖不在天地之間而亦未始不在天地之間自有清淨國土微細受用出無入有入流分身視此下界如溷如廁如蟻如蛆其次者或在紫府丹臺共

翼玄化或于名山洞府贊理幽功或處而爲正
神或復出而爲明君良臣其心體愈精微則其
境界最朗灼其功行愈廣大則其地位愈崇高
直至聖而不可知之爲神猶非稅駕之所也豈
可以一生兩生盡哉

死不死

士君子蹈仁履義奮不顧身當必死之時固不
暇有再生之慮也而徃徃趨死而得不死昔者
晏子犯崔杼之怒哭莊公屍以爲必死矣不死

欒布犯高帝之怒奏事彭越頭下以爲必死矣
不死汝南郭亮犯梁冀之怒往收李固之屍南
陽人董班亦往哭固以爲必死矣不死朱伯厚
犯曹節諸宦官之怒往收陳蕃之屍匿其子事
覺合門桎梏備受考掠以爲必死矣不死魏邵
觸侯覽之怒詐爲家僮護史弼以爲必死矣不
死孫嵩觸十常侍唐衡之怒家藏趙岐以爲必
死矣不死李篤不顧黨禍藏張儉以爲必死矣
不死趙戩不畏郭李棄官營王允之喪以爲必

死矣不死脂元升犯曹公之怒收孔融之屍田
子春犯公孫瓚之怒哭劉虞于墓下以爲必死
矣不死莫嗣祖爲袁粲所信任後粲死高帝責
以不白粲逆事嗣祖直申本懷以爲必死矣不
死夫此趨死而得不死者史冊所載甚多予不
能悉也至于求不死冀富貴而卒送死者如公
子彭生爲齊侯殺魯公而卒爲齊侯所殺王謙
諂王莽上書欲廢太后而卒爲王莽所殺王慶
之諂武后欲廢皇嗣立武承嗣而卒爲武后所

殺路粹爲曹操奏殺孔北海而卒以賤買驢爲
曹所殺伯珍斬袁顛首詣俞湛之降而卒爲俞
湛之所殺漢段熲結宦官菑免死矣而卒爲宦
官所殺夫此趨不死而得死者史冊所載甚多
予亦不能悉記也嗟乎以死成仁卽死猶甘之
况不必死乎殺人媚人可以得富貴且免死猶
不爲之况冀不死反得死乎此古之英雄豪傑
去彼取此見危授命而挺然無再計也

殺禍

甚哉殺機之不可發也殺機一發害不在其身
必在子孫昔秦皇好殺而諸子皆爲項羽誅死
漢之景武好殺而皆自殺其子曹公好殺過彭
城殺十餘萬人而其子自相誅夷傳國僅二十
餘年曹爽之變司馬懿大行殺戮曹氏支黨皆
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
爲誅死竟移魏祚司馬懿好殺破公孫淵殺男
子以上七千餘人殺其將佐二千餘人又殺曹
氏子孫殆盡孫炎墓漢一傳而以鳩死立其二

十五子卽爲劉聰誅死而其餘子互相殺戮盡
死其孫卽爲劉聰執戟持蓋更衣行酒後竟亦
誅死南宋劉寄奴弑晉昌明殺恭帝不數年而
子義符卽爲傅亮所殺子孫繼立自相屠戮至
蒼梧竟爲蕭道成所殺蕭道成殺順帝宋室子
孫無少長皆死一傳而廢帝海陵爲蕭鸞所弑
殺其子孫無遺蕭鸞二子東昏侯和帝竟爲蕭
衍弑死蕭衍弑二君殺六貴而身爲侯景迫脅
死子昭明天死子簡文爲侯景以土囊壓死簡

文子大器及王侯之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誅
死北朝劉淵劉聰入晉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
三萬餘人而數年後斬準作亂劉氏男女無少
長皆斬發掘陵墓鬼哭聲聞百里石勒征曹嶷
阮其衆三萬人誅劉曜殺其太子而下三千餘
人又殺兵民五萬餘人枕尸金谷從子石虎降
城陷壘盡殺不留一人子欲弑父父復殺子虎
十三子五子爲冉閔所殺八子自將殘害石閔
之變石勒子孫并石虎孫三十八人皆殪死閔

亦卒爲慕容誅死高洋殺主已而子卒爲常山
王演所殺演殺洋子已而子卒爲長廣王湛所
殺隋文弑主築仁壽宮丁夫死者無數盡阬爲
平地已而身被弑諸子皆以凶死唐太宗好殺
骨肉子孫亦殺骨肉五代之時朱溫好殺身爲
子殺年祚短促至于人臣好殺如李斯好殺父
子五刑李林甫好殺爲楊國忠種誅楊素好殺
子以凶終李廣殺亭長李陵降北陸抗誅步闡
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晉

二苟兄弟號爲屠伯血胤永絕張和思斷獄備
極慘毒號生羅刹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妻卽悶
死所生男女身着肉鎖手脚并有肉扭束縛後
身亦杖殺好殺之禍如此未可重數也嗟乎天
道昭昭疎而不失彼有倖逃于生前者夫豈無
身後乎哉慎勿以爲浮屠之說而令人倖于不
報以敢于殺也

擬

上軫念山東饑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

特差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

德意

廷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伏以

帝軫蒼赤

廟堂厯東顧之心

天

降輶軒蔀屋蒙更生之慶

朝頒濺澤

宸

衷俯切民艱野無屯膏稔年頓爲稔歲歡騰

郡國喜溢臣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竊惟養民爲政聚人以財虞廷咨十二牧

之臣首致命于惟食周禮開八百年之業屢

加意于救荒大司農之勸相有常小行人之

稠委待變成湯躬剪磨之痛魯僖下鍾鼓之
懸公劉積倉岐西黔黎宿飽漢文重粟山東
父老觀成夏暑雨而冬祚寒農家最苦春省
耕而秋省斂王道宜先豈必吉而無凶要在
饑而不害惟朝野異視遂肥瘠無關穆騁雄
心徒有汎舟之役武勤遠略空飭乾封之文
鄭皮之餽國人必借命于子展王望之瞻部
下終待辯于鍾離河東旣災汲黯猶煩矯詔
江南不易鄭俠狂自繪圖慨鄧攸以開倉免

官惜王蘊以請賑左降天災代有人事已疎
鹿臺鉅橋之藏徒資敵國瓊林大盈之庫何
救疲民不思十二之政可因漫言百六之災
無策安得自天雨露誰爲有脚陽春事不虛
行道必有待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允文允武

止孝止慈

萬壽無

疆長爲

太平天子

一人有慶永保樂利

黎民

明鑑當軒合祖有功而宗有德太阿

在手維辟作福而辟作威當此金甌無闕之

時有是玉燭不調之沴女魃肆虐巫厄難焚
洛陽之銅雀不鳴河上之土龍空設十二諸
侯之舊地龜坼無遺七十二泉之崇邦雲稼
篋有無夢魚之兆有掘菟之風田祖之祈已
虛天孫之禱不效恒饑稚子絕杜甫黃獨之
苗枵腹儒生削陽城白榆之粥易子而食併
日而炊渤海多虞潢池之兵間起鄭圃不治
萑蒲之盜相尋戎首天龜災飛地鴈徒傳蒲
魚之利不聞雞犬之聲郡國 疏闕 神聖

軫念不忍東海赤子卽于納隍何惜尚方度
支資之待哺朱提鉅萬白粳千車奚必御史
飛霜但爲蒸民澍澤 詔頒黃紙不爲封禪
而來使用繡衣豈以鋤奸之故務令普沾實
惠未可徒尚空文欲盜息民安在家給人足
苟衣食之不繼虞鋒鏑之潛興雖鄒魯之區
爲四海文學之藪而芒碭之地實千古嘯聚
之場漢唐之往事當知山海之險阻可慮况
糧運之血脉以徐邳爲咽喉旣關轉輸深虞

梗塞故欲國無釁隙必須民有蓋藏此 寔
衷之極思而布澤之徵旨也臣等有志憂時
殊慙報國恨爲肉食者鄙莫掇菜色之民
上恩實深臣忠未效敢不如楊震之潔夜辭
黃金第五之廉歲支赤米益守素節共濟時
艱伏願 德周普天 惠均匝地聰子典之
諫察孝婦之寃入關罷征克庭絕戲清問疾
苦杼軸寧止二東虛懷疇咨弓旌宜加三至
不獨太公賜履之域立見昭蘇當令大禹乘

載之方共沾浩蕩矣臣等無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貞魂志

丁未予以下第寓京師時薊鎮督府蹇太保公
理菴在密雲延予賓席太保公樂易愷悌待予
若家人父子閑則秉燭話言娓娓不倦也一日
酒半酣公語予曰我初不信有鬼神事今始知
其有并悟世間一切事皆有定數不可逃也予

曰何也公曰我昔視山東學政時校濟南一府
卷閱完列案已定俟晨發予夜臥甫下睫見一
婦年可二十餘許跪寢室外頭面并衣服上血
涔涔狼藉手伸一絇若哀籲狀予忽驚醒自云
偶也復眠如故頃之前帶血婦人復來狀若前
予醒自念曰此古署也豈老鈴下及宋無忌之
妖耶抑冤抑也卽有冤抑我衡文使不治獄胡
爲來呼侍史明燭予復臥頃之則向婦人復伸
紙室外其貌不異也而愁慘之狀有加矣凡三

至以爲醒耶差不類以爲夢耶又了了無昏沉
相予是時雖不知婦人所言寃者何事而知其
決爲諸生妻以寃死無疑也遂整衣起坐中堂
呼吏王暹問諸生案中有緣事者否吏曰止禹
城縣生郝琚前以殺妻死降青衣今考二等應
復廩予徵其牘曰在濟南道止批詳簿在此閱
之不具顛末止見前學使周鶴臯公有批詞擬
償而後寬之緣此生素勤學屬邑及諸生多方
滴雪止革其廩予乃取案所註復廩塗之吏曰

謂條約何予曰吾自有說吏默然予是時雖不
悉郝琚所以殺妻之故而知其以無辜殺妻死
無疑也辰起案出楚人吳文學率諸生爲琚請
甚力且謂其貧而苦學須此廩自給予不之許
且微笑諸生相視以目若悔來者予以夢中事
涉惟終弗言遂罷去後抵省取系牘盡閱之乃
知郝琚娶妻孫氏爲婦生二男貧寒相依無異
故琚與羣儒結社講業是年將大比士琚笑謂
友人路宗商曰今年我必得附鄉書宗商曰果

也諺所云一中遮百醜矣琚出社自思祖父俱
薄宦二弟年少一尚未室我家世清白斯人何
發此言此必屬吾閨閣事然我家中無他人惟
妹夫秦東軒居前院得無與吾室人姦耶步歸
家卽取其父宦車上劔入房粹其妻用刀亂斫
妻口中猶喃喃問何事頃之頭面俱爲血污斃
矣後孫氏弟孫愴訟之然亦以有二子故難於
檢視并訊官及同邑諸生以其勤學憐之事得
原夫郝琚恥其妻淫污之故拔刀殺之亦似有

男子氣情誠可原但以一戲謔無憑之語毫不
檢察遂傷妻命何其孟浪至此至于嘲謔者以
一語致人殺妻尤可恨也事已久定矣可奈何
特奪其歲廩亦足以少洩冤魂之忿予可藉手
報女鬼矣然竟以事涉幻恠不欲言之屬憲長
李公次溪憲副嚴公春門寘酒相邀予私語以
夢而左右多禹城人克臬司吏者皆稍稍聞之
閱數日嚴公告予曰異哉日來所言郝生事禹
城人復與予道之甚悉大略謂孫氏旣死一年

餘忽至其家常聞其聲或并見其形來甚忿且
哭且言詈其夫曰我家世仕宦爲士人女粗知
禮義旣至汝家辛苦支持供汝讀書養育二男
汝作好秀才向人頭上立我豈不知體面作不
肖事卽有之亦當審察的實上有公姑中有諸
叔下有奴隸旁有四鄰細細詢訪豈無影響旣
得實跡殺我何遲且我實不肖縱令汝碎斫萬
段乃我自取我亦不怨如何聽狂且之言不分
黑白將我膏血塗地使我生遭失節之名死爲

含冤之鬼割肉傷心九泉不忘今者天日在上
汝豈不知我早晚訴之冥司令汝金木纏身乃
復希望前程耶汝勿謂蹇宗師考汝二等當復
廩我當訴汝不令汝復也一家盡聞踞不勝悽
第不知所謂蹇宗師者何云然聞不令復廩殊
憂之諸友爲郝生謀曰曷哀告其父令其父來
分解鬼必聽之遂如言懇其父其父至呼其女
名卽應因語之曰自兒亡後念兒死得甚苦我
老眼痛哭欲枯但汝夫一時錯疑致汝含冤事

已往人鬼路異汝朝夕擾擾他家不得安又聞
兒欲伸訴不令復廩渠家貧困靠廩支持且汝
有兩兒渠父復廩若有寸進家計稍裕略治田
宅以貽兩兒不然汝兒在世衣不周身食不克
腸縱汝在九泉之下心中何忍汝是賢女當聽
我老人之言郝琿道理傷情誠不足憐百凡念
兩兒在世我老年不忍見外孫零落汝其詳之
言罷嗚咽鬼亦嗚咽答曰阿公言豈不是但兒
素性貞良被人無故殺隕空抱不白之冤兒名

節亦重如何顧得兩兒我寃不報人將謂實有
淫迹兩兒便是淫母所生在世反不如死兒已
訴之冥司憐我許我報怨阿公勿復再言父知
不可奪遂還後聞代督學者爲公郝生已膽落
矣及後考居二等應復廩而督學不准復人皆
以爲冥報所致而女鬼之言果驗禹城人之言
若此然禹城人尚不知公因女鬼之訴而誦之
也異矣予備聞嚴公之言而太息曰方女鬼言
時予尚爲東州守也不惟我之督學定卽生之

考二等亦定矣予是時不惟知幽明之玄通而
且知人士之一進一退真斷斷乎有定數無疑
也明年移官江南道出禹城有二新孝廉迎于
郊詢郝瑀事其言如嚴公而更詳自發案後瑀
復見婦來索命一夕自縊死予是時益信作無
鬼論者之妄而大寃之必報爲可畏也因歸舟
中草一記以爲世戒書而篋藏於家屬楊酋之
變縹囊零落化爲灰燼邇年以來都不復省記
今姑語其事於公未可以告人也予曰今聞之

猶令人病悸也然惟公聰明正直其精誠足以通徹幽明故鵠亭之枯骨仰祈申雪以抒其憤非偶然也若夫朋友聚首不可輕爲戲謔至于人言不可輕信忿不可輕發鬼神不可不畏定命不可不安具見太保唾咳之中予遂次其語以爲志俾後之人觀覽焉

天皇寺瑞像辨

楚中有瑞像三其一爲武昌寒溪寺文殊像乃陶侃爲廣州刺史得之海上者也其款識爲阿

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初送武昌寒溪寺及偁
遷荊州欲以像行窮人與牛車三十乘之力皆
不得動復還之寺其後遠法師迎往廬山飄然
無礙會昌毀寺藏像錦綉谷及再求之已無其
跡矣其一爲荆南萬壽寺彌勒瑞像當高氏清
泰中有金陵商葉旺者將往荆楚舟未發忽一
僧願附舟尾旺許之朝開帆夜達荆旺訝其神
速訊其所之曰往城西之祈雨寺因踣溺水旺
驚亟救之乃獲銅像有五色毫光旺以狀聞高

氏迎置萬壽寺右手缺中指屢補鑄不成其後
漁人得之于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宋紹聖
四年蔣之翰迎至承天寺祈雨甘霖卽澍政和
間建新華會像放光明張丞相商英爲讚其像
非金非銅瑩潤非常至于今徧求所謂彌陀瑞
像者無有當亦同錦繡谷文殊之蹟矣其一爲
今天皇寺自來佛像東晉永和五年廣州商人
輕舟忽重及抵渚宮忽有人自船登舺舟遂輕
至六年二月八日忽有像現於荊州城北時鎮

牧大司馬桓溫躬事頂拜諸寺咸迎不得動有
長沙太守江陵滕駿捨宅爲寺額表郡名請道
安法師弟子曇翼住持有寺無像翼聞像現往
請之颯然輕舉遂安本寺至晉簡文咸安二年
始鑄華趺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像出西
門爲邏者所擊鏗然視之像也後有罽賓僧難
陀禪師瞻禮感泣曰失之天竺乃降此土訊之
則爲陀育王造背上梵文宛如歷代中恒以放
光爲瑞流汗爲沴梁大通四年迎像至金陵居

同泰寺大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作亂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後止本寺天寶十五年蕭琮移像仁壽宮至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禱等迎還本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禮像放光發心造殿最爲整麗至大業十二年像汗朱粲賊至像踰城入至寶光寺唐初尚在江陵長沙寺至于今仍在天皇寺前二像俱泯惟此像歸然獨存第不知長沙寺以何年廢像以何年移至天皇見

聞不博未之能核萬曆癸卯予往禮佛破院三
間搖搖欲墮一日屋塌梁墜及佛冠而止欵立
無倚若有人擎黃太史平倩過此見而悲愍太
守徐公見可太史門下士也命木商林茂化鼎
新之屢月而成雖不如大通中像在金陵之刹
宇及田刺史之十三寶帳亦已無媿精藍矣說
者乃謂此卽無盡所云慈氏瑞像不知一爲慈
氏一爲迦文形別也一在東晉永和一在高氏
清泰時別也若果卽永和所至之像無盡出入

梵夾如瓶注水豈不廣引法苑珠林之文及放
光流汗之事而斷自高氏清泰始哉其非一像
也明矣夫以文殊之像顯於武昌而後失之慈
氏之像顯於荆南而後失之而惟我迦文金容
造於阿育王者至今尚存則此一像也豈直此
地之優曇已耶或曰今何以不放光不流汗也
予曰天下太平雖不放光示祥亦不流汗爲沴
所謂不愛功德天寧有黑暗女豈比前朝治卽
九天之上亂則九地之下者同哉此正瑞相之

所以祥也今年寓天皇寺最久屢觀此像因感而書之

青溪雷

遊青溪立龍女廟前有僧從其舍後門出一客謂隨行僧曰此卽前日雷擊僧弟子耶僧曰是也予問故僧曰今歲六月初一日大雨溪水暴漲浸僧後園僧與弟子同出視水師復入房取鋤授弟子雷卽隨來與弟子遇釋不擊火着衣服皆焦直至房擊其師卽死已立牆畔如一火

燄蓑衣狀久之乃穴牆而出牆邊有麥一大甕
甕破麥植立不散雷旣去欲收埋復震動醮祝
後方得收予問僧此僧生平多作何事僧曰其
人亦無他過失蠢然耳蓋前因也嗚呼鬼神之
理其灼然不可誤也久矣古之聖賢未嘗言無
鬼神也而斷然以爲無者自宋儒始若其果無
也彼立牆畔如火燄蓑火者果何也偶值之又
何以不擊其弟子而必擊其師哉或者曰雷果
有神世之作惡者亦多矣何以不擊予曰天道

在隱顯之間不可測可測卽人道也非鬼神之道也若隱若顯而忽示以祥忽示以威所以爲鬼神歟世之言無鬼神者其惑不可解也則請視青溪雷事作青溪雷說

金陵街石

洛陽石經蔡中郎所書凡四十六碑至范蔚宗所見其存者僅十六耳自唐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本委棄於野朱梁之變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

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
碎爲矢石亦足助賊爲虐剝然之乃移遷於城
內此神物所以不爲瓦礫而至今存者尹玉羽
之力也宋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
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輓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
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沮
格朝命罷之自是人無敢阻之者遵因此得進
用此投書尉必佳士也寶愛舊蹟至于叩頭流
血以請而不得以至失官亦甚可哀至今逸其

姓名不得與王羽竝傳則尤可哀矣予遊南都見其街多以青石爲砌瑩於鏡面有故老云此皆先朝舊豐石也予謂不然昔魏文取兩漢碑爲九華殿樓基識者已卜當塗之德不長況在盛朝寧有斯事姑無論聖明在上卽翊運諸公其識豈出白羽縣尉下哉六朝舊地物力原饒自多佳石且臨江水采取不難故老所傳不足信也

珂雪堂前集卷之十九終